

銅版

四書五經上

朱熹注

大學章句集注

世界書局印行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以有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放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以止。○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乎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人皆善，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皆自明也。結所爲德者。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引書皆言自明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詩作縣。○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文止於信。於緡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瑟。瑟今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瑟。瑟今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瑟。瑟今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瑟。瑟今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漢於六反。某詩作緣。荷叶韻音阿。闕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威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鉅琢以推鑿。皆石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錐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闕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惴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治之功。惴戰懼也。威可所以得之之由。向探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道學自治之功。惴戰懼也。威可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於戲音嗚呼。樂音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於人也。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去上皆去。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惡。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使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間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之不可揜，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明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

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勸也。值反。好樂，並去其用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直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譚
為解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音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受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機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於國之效。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
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鵲鳴。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則上下四方均齊方正。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上絜矩二字之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繼。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絀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有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其人。有土。謂得其土。有財。謂得其財。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益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

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實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遊讀爲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加切。益至此而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

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

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殖貨。得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善之此句上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此一節。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

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謂道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以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莫見乎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也。天下古今之所謂之和。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以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比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賦。中者。性也。庸者。行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為然。今從之。中庸也。程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不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所忌憚矣。小人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

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

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

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

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

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

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

行之至矣。然非在無過不及而道之精切不差，何以與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

不能期月，守之也。子知之知，去聲。罟，音古。獲，音古。陷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

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

也。奉持而著之心，習之，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

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

右第九章

中庸章句